



南腔北调丛书

轧闹猛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南 腔 北

轧闹猛

陈四益 文
黄永厚 图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轧闹猛 / 陈四益著. —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8

(南腔北调丛书)

ISBN 7-218-03431-4

I. 轧...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19842号

责任编辑	林秀钰
封面设计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8.125 印张
插 页	2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3431-4/I·416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自序

还在《乱翻书》、《瞎操心》出版之时，便有朋友戏谓：“再出书要叫《轧闹猛》了。”虽属戏言，我却颇为欣赏，准备有朝一日真的弄出一本《轧闹猛》来。

“轧闹猛”是上海话，勉强用普通话来注音，应当读作“GA NAO MANG”。轧(GA)，读入声，是“挤”的意思；“闹猛”，或“闹忙”，是烈烈轰轰，有端热闹的意思。本来不是热闹中人，却偏偏挤进了热闹场，此之谓“轧闹猛”。北京话里，“凑热闹”庶几近之，但“凑热闹”略带贬义，情感冷淡，缺少了上海话“轧闹猛”语义中包含的那股热烈的劲头。我的许多文章，确有轧闹猛的味道。许多事，本不想谈，你也谈，他也谈，看得多了，倒觉得有话要说，就不免“轧”(GA)上去，说它几句，也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欢迎不欢迎。说完之后呢，也就撂过一边，说不定又去“轧”别的“闹猛”去了。

譬如，过年了，大家都在写贺岁的文章。中国以干支纪年，地支又应着一种动物，所以一到农历年当口，丑年说

牛、寅年说虎、辰年说龙，成为一时之盛。“轧”着这份“闹猛”，我在龙年写过一篇《也来说龙》，收在别的集子里；虎年又写了一篇《请息虎威》，收在这个集子里。照我的意思，每到年节，讨个好口彩，是一种无聊的传统。欢乐吉祥，并不靠空话增光，比着赛着拣好听的说，也绝不是国家的祯祥，何况那些龙年龙腾、虎年虎跃的话又作不得准，当不得补药，反不如实实在在的 say 些真话，成绩为何，缺失为何，困难为何，办法为何，更能顺民心、励民气。

皇帝，这几年也正鸿运高照。小说、电影、电视剧，一窝蜂地朝皇帝奔去。舞台荧屏几乎被那些拖着一条辫子的老少爷们儿占了一半。令人奇怪的是，在20世纪这个世纪初被打倒了的皇帝，到了世纪末尾好像真有卷土重来之势。而替皇帝们树碑立传的，似乎又并不知道皇帝的治下，中国是怎样一副情景。“轧”着这个“闹猛”，在我的那些短文中不免对皇帝多说了几句。卑之无甚高论，不过是说，如果从始皇帝算起，中国人在皇上的治下已经生活了两千多年了，因为逼到了国将不国，这才闹出了辛亥革命。打倒皇帝又快一百年了，但我们并未告别万岁，许多时候、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还在做着好皇帝的迷梦。而正是这个皇帝梦，又在中国制造出了许多人间惨剧。打破这个迷梦，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要阶梯。我想，真正地告别万岁，怕是新世纪的事了。

许多事，如果深入下去，都是可以写成专著的，但我不能，因为只有零星的时间可供利用，也就只能轧轧闹猛，说一些自以为是而别人或以为非的话头。好在今天已不是偶语



弃市的时代，人们也已经懂得，一种意见的一统天下，是无益于进步也无益于民主的。

这本书中的许多文章，承黄永厚先生作图，使枯燥的文字增添了许多趣味。我同黄先生的合作也有十来年了。先是他作《聊斋索图》，我作解；后来是我作《断想零思》，他作图。我们的君子约定是他画他的，我写我的，意见可以一致，也可以不同，相辅相成，相反相成，俱各无碍。在我们这一对小小的组合里，尝试着通行思想自由的原则。在我的文字生涯里，已有幸与两位年长的画家长期合作。能够有此幸运的，恐怕不多。

把《轧闹猛》的书名报给出版社的编辑，马上就出了问题：什么意思？除了吴语区的读者别人能懂吗？编辑自有编辑的道理。为读者计，我不能不另想新题。但想名字往往比生孩子更难。勉强取了一个，出自自我的一副自嘲联：“书翻文史哲，世论马牛风。”我曾多次说过，有人称我为学者，敬谢不敏，因为我不是。我只是喜欢胡乱翻书而已。翻书的范围又极有限。大体只是偏于文史哲一类。翻着翻着，又不免要有所感，有了“感”就要形诸文，这些翻书翻出来的杂感，套一句朱东润先生的话：书中的意见或有与诸位先生相同之处，不曾作有意的抄袭；书中的意见或有与诸位先生不同的地方，也并非故意的违反，实在是所见褊浅，无法与弘论趋同。记得张世禄先生在给我们讲“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时说：风，古音同变。风马牛，即变马牛，也就是令马牛交配，当然是不能相及的了。人，是有思想的。人的思想之不同，有如其面。既然这样，又何必白费心力，一定要把不同



的脸塞到一个模子里重铸呢？如果世上真个成了千人一面，那将是多么的单调和寂寞啊！反不如马自为马，牛自为牛，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名之为《马牛风》，就是希望读者不要强求我这些文字合于泰斗权威们的胃口，五味之外如有别一种味道，不见得是件坏事。

我把书名的选择权交给编辑，如果以为两个都不好，不妨另换。名无固宜，约之以命，好在文章还是那些文章，取什么名字并不紧要。

陈四益

2000年元月



目 录

m u l u

断想零思

- 3 小引
- 4 锣鼓
- 7 清官戏
- 10 钟馗
- 12 白脸曹操
- 15 男旦
- 18 腕儿
- 21 传奇
- 24 学问
- 27 骂殿
- 30 脸谱
- 33 所长所短
- 36 创作不是工程
- 39 工厂化生产



- 41 演员有福了
- 44 梦见好皇帝
- 47 移植不宜
- 50 玩笑只当是玩笑?
- 53 诠释
- 55 讽刺的尴尬
- 58 外头和内里
- 61 背时诗歌与行时歌曲
- 64 评论的纷纭
- 67 死者无言
- 70 放妻书与放妻图

编辑学探屑

- 77 小引
- 78 魔方式编辑法
- 80 取代式编辑法
- 82 抄袭式编辑法
- 84 搭售式编辑法
- 86 十锦病编辑法
- 88 豪华式编辑法
- 90 吃古人
- 93 吃孩子
- 95 吃隐私
- 97 吃公款

99 吃保护

102 吃迷信

灯下偶拾

107 “一枕清霜”

111 谁错了？

附录 古书今读说（吴小如）

121 信札二通

123 “赠君一法决狐疑”

128 《贺新郎》

133 中译《鲁拜集》见闻

140 关于中译《鲁拜集》的补记

144 说“陋规”

148 “帽子”臆说

153 读史难

156 千古艰难惟一死

159 谢枋得之死

162 谤木的变迁

165 神童癖

168 名片的花样

173 糊弄皇上

177 野史无文

182 罗织的证据

185 臣的定位



- 188 学问与戏文
- 191 求证还得小心
- 194 怕说钱钟书
- 197 无名的恐怖
- 200 请息虎威
- 203 学会说服
- 207 大师何在？
- 210 杀风景
- 213 活见鬼
- 216 娼妓·性病·艾滋病
- 220 张望祝勇
- 224 《相约星期二》
- 228 关于《唐诗别解》
- 232 迟来的补课
- 237 中国社会的水浒气
- 240 思君令人老
- 243 《说文今读暨五家通检》
- 246 在世纪的门槛上

- 250 跋(王春瑜)

断想零思



小 引

年轻时，就好看戏，什么戏都看。因为看得杂，什么都不精，到老也没成个行家。就说京戏吧，行家说，应该叫听戏，能听出味儿来才算懂行。我不行，仍是一味地看，所以永远不能登堂入室。不能，就靠边站着吧，但又不能心如止水，看着看着，就免不了七想八想，因为没有依据，只能算是瞎想，用一个文雅点的词儿，便叫悬揣臆测吧；又因为不成系统，鸡零狗碎，只能算断想零思了。

黄永厚先生读了我的几段文字，欣然为配插图。然而，照我们合作的惯例，依旧是我写我的，他画他的。内容虽有关联，但却并不重合。他的“插图”，其实是一件独立的作品。譬如，我说锣鼓、他画春相，把春杵之声，当作相歌的“锣鼓”，又开玩笑说，锣鼓把春杵盖过了，以致春相尽失——看来，他也是嫌锣鼓太闹的。



锣 鼓

小时候，最希望听到锣鼓响。在那小县城里，锣鼓一响，准有把戏可看。平常，多是要猴儿的、卖膏药的，难得才有一次是戏班子。孩子们闻声而动，大人们则要结束一下手中的活计才姗姗而来。所以，那锣鼓敲得时间很长很长，很响很响，必得要观众站满了圈儿，才告一段落。锣鼓停下后，照例是要把戏的卖嘴，天南海北、云山雾罩，贫嘴中不时还夹杂着些荤口。这时，人们——主要是孩子——越围越拢，大大的一个人圈儿变得很小很小。到了把戏开场，又得重打锣鼓。耍把戏的人一面敲锣一面绕场飞跑，圈子才重又拉大。长大了，读戏剧史，方知这一套程序便叫“作场”，由来已久，至少宋代就是如此。

大一点的戏班子，已有一个固定的舞台，宋代叫做勾栏，可直到清初，不算有钱人家的堂会，并没有全封闭的公众剧场。明末大有名气的北京查楼——就是后来前门外的广和楼，也仍是一个露天剧场。都城如此，乡镇小邑就更无论了。这样的广场演出，人来人往，热闹嘈杂，没有锣鼓招不



活力；传统一旦僵死，拒绝变化，距离死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当然，锣鼓还有其他的作用，如掌握节奏、营造气氛等等，但那是用不到震天价敲的。